

论《赎罪》的叙事诗学建构

付昌玲

(山东大学 文学院, 山东 济南 250100)

[摘要] 伊恩·麦克尤恩的小说《赎罪》通过多视角叙事重塑了人物与故事情节, 并给主人公布莱奥妮的叙述附上了自我辩护的色彩; 通过元小说式自反叙述, 让读者领略了现实与虚构之间独特的辩证关系; 小说又借由布莱奥妮这个人物实现了对于罪行的救赎、心灵的净化以及意义的建构作用, 从而向读者诠释了艺术的多重功能。这种叙事诗学建构方式反映了麦克尤恩全新的小说创作观念, 体现了他对于世界的独特体悟和感知。

[关键词] 《赎罪》; 叙事诗学; 自反叙述; 净化; 救赎

[中图分类号] I561.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8353(2021)05-0106-07

DOI:10.15981/j.cnki.dongyueluncong.2021.05.011

伊恩·麦克尤恩(Ian McEwan)是英国当代著名的小说家, 他创作了多部优秀作品。其长篇小说《赎罪》被誉为当代小说中的经典, 曾获全美书评人协会奖。学界对《赎罪》的研究成果相当丰富, 大多数都是基于小说的主题来研究的, 如彼得·恰尔兹就认为, “该部小说摒弃了《阿姆斯特丹》中惯用的讽刺手法, 重新回归到他早期作品中的严肃主题。”^①彼勒·海达尔格则认为, “1940年的夏天发生的事件, 即敦刻尔克大撤退, 是《赎罪》的创作背景, 但《赎罪》中所讲述的故事比英国历史上的这个巨大的军事灾难要复杂得多, 也更加细致。”^②然而, 笔者认为, 该小说最为突出的特征是它蕴含的丰富的叙事诗学思想, 对于这一点, 学界的关注则相对不足, 即使有所关注, 也是略作提及, 未能进行有效梳理。本文认为, 该小说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作者独具匠心的艺术构思, 如在小说中灵活地转换小说的叙事视角, 重新审视小说的虚构性与现实的关系, 并采用多种文学形式(如诗体、书信体、散文体等)让作者实现有效表达的目的, 进而揭示艺术的多重功能。本文将基于文本的叙事, 从形式、内容与意义等方面针对《赎罪》中隐含的诗学思想作较为深入的探讨。

一、多视角叙述: 人物与情节关系的重塑

小说《赎罪》(Atonement)讲述了一个关于犯错、忏悔与拯救的故事。13岁的布莱奥妮(Briony)是小说中的女主人公。她拥有极高的文学天赋, 充满天真的想象, 不仅自编自导了一出虚构的真戏, 而且也在幻想和嫉妒的支配下导演了一场荒唐的伪证假戏, 直接将姐姐赛西莉娅(Cecilia)的男友罗比(Robie)送进了监狱, 进而导致他们的分离和死亡。于是, 她毕生都在创作小说《赎罪》, 以求为自己年少时犯下的错误进行忏悔。在这部由三个部分和一个附录式结尾组成的小说中, 视角转换非常频繁。多视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西方文学文本理论知识增长的历史与逻辑研究”(项目编号:19BZW022)。

[作者简介] 付昌玲(1977—), 女, 山东大学文学院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研究所副教授, 硕士生导师, 文学博士, 研究方向: 欧美文学、西方文论研究。

^①Peter Childs, *The Fiction of Ian McEwan*, Palgrave Macmillan, 2005, pp. 129-130.

^②Pilar Hidalgo, “Memory and Storytelling in Ian McEwan’s *Atonement*”, *Critique: Studies in Contemporary Fiction*, 2005, 46(2), p. 83.

角叙事是这部小说的一个重要特征,“这种视角采用了不同的人物来聚焦,从一个人物的有限感知转换到另一个人物的有限感知。”^①不同于传统小说中惯用的全知视角,该小说的多视角叙述主要是采用第三人称有限视角来进行叙述,“叙述者常常放弃自己的眼光而采用故事中焦点人物的眼光来叙事。在这种情况下,叙述声音和叙述眼光就不再统一于叙述者,而是分别属于叙述者与焦点人物。”^②《赎罪》中的多视角叙事分为两种:一种是以不同人物的视角叙述不同的事件;另一种是以不同人物的视角叙述同一事件。第一种情况出现于整部小说中。在小说第一部分的14个章节中,每一章都是以不同人物的视角来呈现的,并以第三人称有限视角进行叙事。例如,在以布莱奥妮的视角展开叙述的章节中,我们得知,布莱奥妮虽然年纪轻轻,却想象力丰富并颇具文学天赋,往往喜欢把自己的想象等同于现实。正是由于她有此倾向,在经历了一系列在她看来不能理解的事件后,她对罗比产生的误解逐渐升级,最终导致她错误地指证罗比为强奸犯。作品中以塞西莉娅的视角来进行叙述的章节主要提及了塞西莉娅与罗比之间的误会和冲突,她与利昂在邀请罗比这件事上发生争执,以及她与利昂围绕各自情况的交流等。以罗比的视角来进行叙述的章节主要提到了罗比对塞西莉娅的爱慕、他与母亲的相依为命、在晚餐餐桌上对书房情爱事件的回忆以及双胞胎的出走,等等。在以艾米莉的视角来展开叙述的章节中,其主要提及对儿时布莱奥妮的回忆、对自己的病痛的感受、对妹妹埃米尔奥娜及其女儿罗拉的回想、对罗比求学经历的回想以及自己与杰克在感情上的疏离等。此外,还有以罗拉的视角来展开叙述的章节,主要叙述了罗拉和弟弟们就父母离婚这一问题发生的冲突以及他们与马歇尔的谈话。从不同人物的视角出发,揭示他们的外在经历与内心感受,这样就可以向读者全面交代事情的来龙去脉,同时,也让我们对塔利斯家族的情况有一个大致的了解。该小说第二部分以罗比的视角叙述了他在敦刻尔克大撤退中的所见所闻。该部分除了描述战争的惨烈场面(车辆、弹坑、碎片、尸体是他们经常看到的物体)之外,主要叙述了罗比与他的两位战友(迈斯和奈特尔)一路上的经历和所见所闻。第三部分以布莱奥妮的视角叙述了她放弃学业,在战地医院当护士的经历。除此之外,还交代了她参加了罗拉与马歇尔的婚礼,随后她又去贝尔罕姆找塞西莉娅,碰巧罗比也在那里,于是她当面向二人忏悔并表示要帮罗比洗刷冤屈。附录式结尾则以老年布莱奥妮的视角告诉读者,前面几个部分只不过是她耗费59年,为了自己的忏悔而写作的一个故事。引人注目的是,该结尾采用了第一人称体验性视角来进行叙述,其优点在于“由于我们通过人物正在经历事件时的眼光来观察体验,因此可以更自然地直接接触人物细致、复杂的内心活动。”^③这些部分通过多个叙述者站在各自不同的立场,把塔利斯家族的情况从不同的角度进行展示,其中伴以他们各自的心理活动,最终他们共同描绘出一个立体的塔利斯家族形象。读者可以看出,在这种个体与群体相互依赖的世界中,“每一个人物都是多维的,他既是主体又是客体,既是观察者又是被观察者,既是创造者又是被创造者”^④。这里的人物有别于传统的人物,他们的穿着打扮以及神态不再是作家描述的焦点,他们的意识活动以及他们就事物的评论才是作家的兴趣所在。此外,这些人物的不同叙述共同推动了小说情节向前发展。

该小说的多视角叙事除了聚焦于不同事件外,还聚焦于同一事件,这种视角就是多重式人物有限视角,即“采用几个不同人物的眼光来反复观察同一事件。”^⑤以“喷水池事件”为例,该事件主要描述了塞西莉娅因和罗比产生误会,二人在对花瓶的抢夺过程中,不慎将花瓶掰裂了,其中的两三片坠入水中。于是,塞西莉娅当着罗比的面脱去外衣,跳入水中去寻找碎片。该事件分别以塞西莉娅和布莱奥妮的视角进行叙述,它分别出现在该部分的第二章和第三章当中。从塞西莉娅的视角看,她之所以跳入水中是出于两种理由。第一,她意识到花瓶的珍贵,“她死去的叔叔,……金钱无法买到的珍贵、英勇与善良,这花瓶追溯霍罗特创作天才的历史背后的悠悠岁月,甚至远溯到重复发明陶器的巧匠能工。”^⑥另一方面,

①③⑤申丹,王丽亚:《西方叙事学:经典与后经典》,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88页,第104页,第96页。

②申丹:《叙述学与小说文体学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50页。

④Vickery Olga, *The Novels of William Faulkner*, Baton Rouge: 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64, p. 66.

⑥伊恩·麦克尤恩:《赎罪》,郭国良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年版,第34页。

她想要给罗比施以教训,因为她对罗比进她们家门时脱去鞋和袜子大为恼火。她一心想惩罚他,“她拒绝他的帮助,拒绝他任何的补救机会,这就是对他最好的惩罚。她没料到水会冰凉得让她直喘气,但这也是对他的惩罚。……如果她淹死了,也是他应得的惩罚。”^①而从布莱奥妮的视角来看,对于塞西莉娅当着罗比的面把衣服脱得只剩下内衣,她认为罗比在欺侮自己的姐姐,“罗比高傲地抬起一只手来,仿佛正向塞西莉娅发号施令。……罗比到底向她施展了什么魔力?勒索?敲诈?”^②布莱奥妮在写作当中竭力向读者表明,她正是基于这样一种认识,才开始对罗比产生误解。小说对该事件的描述是以两个人物的视角进行的,它体现了成人与孩子之间的一种视角差距。申丹教授指出了这种视角的功能,“视角是传递主题意义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工具。无论是在文字叙事还是电影叙事或其它媒介的叙事中,同一个故事,若叙事的观察角度不同,会产生大相径庭的效果。”^③正是这种视角可以产生“大相径庭的效果”,才为布莱奥妮为自己犯下的罪行进行辩护留下了空间。而且,“作品通过谁的视角、采用什么样的话语来描述‘故事空间’,不仅对小说情节结构产生重要影响,而且也会影响读者对作品的理解。”^④从作品中可以看出,少年布莱奥妮是作为不可靠叙述者出现的,这种叙述者的标志是“他对故事所作的描述和/或评论使读者有理由进行怀疑。”^⑤读者完全有理由相信,布莱奥妮由于年少,知识或理解力有限,她对于成人间发生的事情无法正确或合理解释,只能凭借自己的想象进行非常幼稚的解读,进而酿成大错。因此,以未成年人的视角解读世界就成为少年布莱奥妮犯错的关键因素。老年布莱奥妮采用这样的叙述方法,意在将这一切和盘托出,其目的就是要为自己辩护,因为“人物视角可以反映人物的思维方式、心情和价值观。”^⑥她竭力向读者表明,她犯罪的时候还是一个不懂事的孩子,这个孩子还无法正确地理解这个世界中的人和事,目的是要唤起读者的同情。而作家麦克尤恩本人也认为,“讲故事是一种自我辩护的形式。”^⑦由此可以看出,他对于老年布莱奥妮的境遇是非常同情的。

由于多视角叙事的采用,《赎罪》中的情节不再是单一的线性发展,而是通过穿插一些意识流技巧,再配以回溯性的倒叙或插叙等手法展示了不同人物的回忆或评论,这样就将人物与其所处的境况交代得一清二楚。如第二部分对于二战中的罗比的叙述就采用了意识流技巧用以体现他与塞西莉娅之间的真挚情感;第三部分通过布莱奥妮的遐想,交代了她弃学从医的思想转变过程,等等。尤为引人注目的是,该小说注重人物的心理活动的描写,有意淡化故事情节,这就与传统小说注重人物间的对话、强调人物的似真效果以及情节的丰富和完整等特征区别开来。多视角叙事的采用,体现了小说《赎罪》的叙事话语特征。小说中频繁的视角转换让文本的内容和表现形态愈加丰满,也让人物与情节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区别于传统小说。因此,“叙述视角对叙事具有决定性的意义。”^⑧

二、元小说式自反叙述:写实与虚构的辩证交融

在《赎罪》这篇小说中,我们通过阅读最后的附录式结尾得知,前面的章节都是布莱奥妮对于往事的回忆,具有指涉自身的特征,同时也讲述了这部小说的创作过程。因此,这部小说最大的特点是元小说的建构。正如斯旺谢·穆勒(Swantje Möller)所说,“这是一部后现代元叙事小说,该小说由三个部分和一篇后记组成,后记是对前三个部分的解释,也是使该小说成为元小说的关键所在。”^⑨所谓元小说是指“关注小说的虚构身份及其创作过程的小说。”^⑩在《赎罪》中,作者通过对小说虚构性的探讨,揭示了

①②伊恩·麦克尤恩:《赎罪》,郭国良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年版,第34页,第43页。

③④⑥⑧申丹,王丽亚:《西方叙事学:经典与后经典》,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88页,第143页,第32页,第32页。

⑤里蒙-凯南:《叙事虚构作品》,姚锦清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180页。

⑦Roberts, Ryan. *Conversations with Ian McEwa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of Mississippi, 2010, p. 86.

⑨Swantje Möller, *Coming to Terms with Crisis: Disorientation and Reorientation in the Novels of Ian McEwan*, Heidelberg: Universitätsverlag Winter, 2011, p. 53.

⑩戴维·洛奇:《小说的艺术》,王峻岩等译,北京:作家出版社,1997年版,第230页。

虚构与现实之间复杂而矛盾的关系,同时也展示了它们之间的张力,从而让这部小说更具可读性。而这一切均是通过它的自反叙述(Self-reflexive Narration)这一功能来实现的,这迥异于传统小说的创作手法。在该小说中,元小说的自反叙述功能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小说虚构性的呈现、小说人物对小说创作的探讨以及越层叙事等。

《赎罪》这部小说既有现实主义小说的特征,又具有后现代小说的特征。现实主义小说注重叙述的完整性,往往具有一个确定的终极意义,这种小说的文本往往以一个自足的封闭的客体呈现。该小说的前面三个部分主要采用现实主义手法来描写发生在塔利斯家族成员身上的一系列事件,努力向读者表明发生的这一切都是真实的故事。然而在该小说的最后部分,麦克尤恩通过元小说自反叙述技巧,借布莱奥妮之口又向读者表明,前面部分只不过是她的一段回忆,并告知读者小说的创作过程,并与读者一起讨论了罗比和塞西莉娅的命运问题,即死亡还是永生。在这个部分,叙述者侵入故事当中,于是故事的创作过程就完全暴露,被置于读者的眼前,让读者知晓这一切原来是晚年布莱奥妮所做的一种文学虚构。这种叙述者侵入文本的现象在后现代派小说中屡见不鲜,而这种虚构同时也是一种对于故事的建构。于是,故事以及它的建构过程均呈现于读者面前,并在现实与虚构之间制造了一种张力。通过这种自反式叙述技巧,晚年布莱奥妮为读者勾勒出一个虚构而又真实的过去。关于自反叙述,麦克尤恩本人对这种创作手法也是持肯定态度的,因为在他看来,“无人关注真实与想象的距离,它只会存在于作品框架中。”^①

有学者指出,元小说的叙述者“常常以专业小说家的口吻和读者谈论自己的叙述行为。”^②这一点通常体现为元小说叙述者为读者提供多种结尾,例如英国后现代主义代表作家约翰·福尔斯的《法国中尉的女人》的多重结局,它是小说虚构性呈现的一个重要方面。在《赎罪》中,作为叙述者的布莱奥妮也为读者提供了罗比和塞西莉娅的命运两种结局。第一种是所谓的“真实”的结局,即“罗比·特纳于1940年6月1日在布雷敦斯死于败血症,塞西莉娅于同年的9月在贝尔罕姆地铁站爆炸中丧生。”^③而另一种结局是她通过想象建构的,“我离开时,他们并肩站在伦敦南部的林荫道上。”^④他们两情缱绻,有情人终成眷属。在这里,叙述者布莱奥妮通过展示小说的虚构性,强调小说应该如何叙述,彰显了该小说的自反叙述特征,让读者体会到小说的虚构本质。作家麦克尤恩本人也认为,“这种自我反思的虚构是一种前进的动力。”^⑤他采用这种迥然不同于传统作家创作风格的开放式结尾,体现了他对于传统小说的挑战与超越以及他的对于小说创作的创新意识,反映了他对于世界的独特的认知与体悟。

此外,该小说的主人公布莱奥妮自幼就具有丰富的想象力,颇具文学天赋,11岁时就开始写故事,后来成为了小说家。在《赎罪》的通篇中都有她关于小说创作的评论,从而让该小说具有典型的自反叙述特征,如她关于现代小说创作技巧的评论:“意识之河在时间中流动,该怎样表现出它的不尽向前,它的支流怎样涨溢,障碍如何让它转了向——这才是她的兴致所在。……这是属于明天的小说,它和过去一切小说迥然不同。”^⑥麦克尤恩在访谈中说道,“我崇尚科学,我认为写作是一种调查”^⑦,他还认为,作家在写作时,“要不带感情的呈现温柔与残忍”^⑧,可以见出,他比较重视写实手法的,但与此同时,他也不排斥小说的创新,这从他后期几部小说的新颖的创作技巧可以看出。应该说,他在小说创作中综合了传统与现代手法的精华,并将它们应用到自己的写作中。他借布莱奥妮这一虚构人物来讨论小说创作技巧问题,不仅赋予了该小说以自我指涉的特征,而且将关于现代小说创作技巧这一现实性的讨论寓于小说这一虚构形式当中,从而模糊了历史与虚构的界限。这正如帕特里夏·沃所说,“作者的这种自我意识不仅是对小说创作的思考也是对客观真实的思考。通过展示文学虚构如何创造想象性的世界,

①⑤⑦Roberts, Ryan. *Conversations with Ian McEwa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of Mississippi, 2010, p. 86, p. 86, p. 11.

②王丽亚:《“元小说”与“元叙述”之差异及其对阐释的影响》,《外国文学评论》,2008年第2期。

③④⑥伊恩·麦克尤恩:《赎罪》,郭国良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年版,第425页,第425页,第288页。

⑧Peter Childs, *The Fiction of Ian McEwan*, Palgrave Macmillan, 2005, p. 6.

元小说帮助我们理解自己生活的世界现实也是如此被建构和书写的。”^①

此外,《赎罪》这部小说的越层叙事现象也非常明显,而越层叙事是元小说自反叙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关于叙述层次,里蒙-凯南给出了非常清晰的解释,“一个人物的行动是叙述的对象,可是这个人物也可以反过来叙述另一个故事。在他讲的故事里,当然还可以有另一个人物叙述另外一个故事,如此类推,以致无限。这些故事中的故事就形成了层次,按照这些层次,每个内部的叙述故事都从属于使它得以存在的那个外围的叙述故事。”^②按照他的观点,小说中的叙述层次通常可以分为最高层次、中间层次和最低层次。其中的最高层次就是热奈特所定义的“超故事层”(Extradiegetic Level),位于其下的就是故事层,而故事层下面的叙述层次就是次故事层。具体到《赎罪》中,晚年的布莱奥妮处于故事的第一叙述层次,即超故事层;年少的布莱奥妮处于事件当中,因此她处于故事层。该小说的前三部分中的少年布莱奥妮处于故事层,并且是其中的人物,而附录式结尾当中的老年布莱奥妮处于超故事层,并且是故事层的叙述者。在附录式结尾部分,“故事与叙述相接。”^③布莱奥妮的叙述者功能和她作为故事层的人物的功能发生了重合,布莱奥妮穿梭于超故事层和故事层之间,打破了小说的真实性,让读者走出虚构的世界。这种越层叙事往往让故事出现短路现象,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也模糊了虚构与现实之间的界限,正所谓“虽然小说是一种假装。但是,如果它的作者们坚持让人注意这种假装,他们就不在假装了。这样他们就将他们的话语上升到我们自己的严肃的、真实的话语层次上来。”^④

三、小说叙事何为:诗学意义的建构

弗兰克·克默德认为,“小说在自身发展了一些展示它与现实如何关联以及它怎样照亮现实的因素;于是,小说家开始明白他在做什么以及小说表达其本身所是这一道理。”^⑤这与米兰·昆德拉的观点非常相似,他也认为,“小说不是作者的自白,而是对置身于成了陷阱的世界中的人世生活的探索。”^⑥这两位均强调了小说揭示存在的功能。在《赎罪》这部作品中,小说的这一功能就是在对罪行的救赎、心灵的净化以及意义的建构当中得以综合体现。

首先,《赎罪》体现了小说的重要功能:对于罪行的救赎。奥利弗·德瑟林科特指出,“艺术促进了道德的实现,因而具有了道德价值。”^⑦《赎罪》中的布莱奥妮就是通过小说这种形式展示了自己的道德情操,并完成了对自己所犯罪行的救赎。通过最后部分我们得知罗比已经死于战争当中,塞西莉娅亦死于贝尔罕姆地铁站的爆炸当中,布莱奥妮说“那年我从未见过他们。”^⑧而她仍然借助想象让自己见到了塞西莉娅和罗比,她让自己面对了塞西莉娅的冷漠,也让自己见识了罗比的仇恨的目光。布莱奥妮为何要虚构这一场景呢?这主要源于她内心沉重的罪孽感。她知道:“她与姐姐和罗比之间的共同话题只有一个,这一话题定格在不能改变的往昔。”^⑨她通过想象让自己受到应有的惩罚,为的是给自己减轻罪恶感,从而减轻自己的心理负担。麦克尤恩“借由她的笔,对抗遗忘,让人们读到她的忏悔,让罗比和塞西莉娅的故事得以流传、永生,这是犯罪,也是求取救赎。”^⑩不仅如此,布莱奥妮还通过小说这一艺术形式为身边的人赎罪。通过晚年布莱奥妮的叙述,读者得知,年轻的布莱奥妮在诬陷罗比的时候,还有她身

① Patricia Waugh, *Metafiction: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Self-Conscious Fiction*, London: Methuen, 1984, p. 18.

② 里蒙-凯南:《叙事虚构作品》,姚锦清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164页。

③ 热拉尔·热奈特:《叙事话语 新叙事话语》,王文融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57页。

④ Wallace Martin, *Recent Theories of Narrative*. Pek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2006, p. 229.

⑤ Frank Kermode, *The Sense of an Ending*,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p. 152.

⑥ Milan Kundera, *The Art of the Novel*, New York: Grove Press, Inc, 1998, p. 47.

⑦ Oliver DeSelincourt, "Morality and Art", *Art and Morality*, London: Methuen & co. ltd, 1935, p. 136.

⑧ ⑨ 伊恩·麦克尤恩:《赎罪》,郭国良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年版,第425页,第399页。

⑩ 陈榕:《历史小说的原罪和救赎——解析麦克尤恩〈赎罪〉的元小说结尾》,《外国文学》,2008年第1期。

边的一批人在为她推波助澜,如她的父母、兄长、朋友等,他们因为罗比是仆人的儿子,出于阶级偏见,所以都坚信他是强奸犯,却没有一个人怀疑富商之子马歇尔。“以母亲艾米莉及其所代表的阶层对‘教养’和伦理禁忌的重视致使他们靠主观的想象、盲目的偏见做出判断,认定出身低微的罗比就是强奸犯,这也是一种‘罪’。”^①另外,警官在某种程度上也犯下了罪行。当布莱奥妮不能十分肯定地说自己看见的人是罗比的时候,她说:“我认为是他。”而警官却诱导她说:“别说你认为,就说你看见了。”^②正是在警官的一步一步的诱导下,最终布莱奥妮说:“是的,我看见了。我看见了。”^③他们不听布莱奥妮的解释,也不给机会让她解释,这对于罗比来说是致命的。所有人当中,只有罗比的母亲和塞西莉娅相信罗比是清白的。晚年的布莱奥妮通过对身边的人以及警官就罗拉遭遇强奸一事的反应的描述,揭示了人间百态,反映了世态的炎凉。他们的偏见和过失导致罗比入狱并最终死亡,毫无疑问,他们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布莱奥妮通过书写这一过程,将它载入文本,向世人展现这些人的所作所为,这也是一种赎罪的方式,因为救赎他人是作家自我救赎的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正所谓“‘艺术的存在’其实也就是‘人的存在’,作为一种存在的诗只是借助于对人性的显现而成其为‘诗’。”^④

其次,小说《赎罪》体现了艺术对于心灵的净化作用。《赎罪》的整个文本都是以“赎罪”为主题来进行建构的,布莱奥妮的“赎罪”围绕着“为何犯罪—怎样赎罪—不能赎罪”这样一个主线来展开的,这样一条线索完全解构了基督教的传统救赎方式。在传统的基督教观念中,犯罪后通过赎罪可以获得新生,而在这里,即使布莱奥妮终身赎罪,最终也不能获得救赎。埃尔克·德霍克认为,“布莱奥妮提出了一个尘世忏悔者的一个共同问题:怎样结束忏悔?当没有更高的权威提供原谅的时候,赎罪怎样实现?布莱奥妮的回答很简单:这是一个不可实现的目标。然而,她又说道,结果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意图,即缓慢的写作过程。言外之意是,即使在忏悔中不能得到真正的自我,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忏悔的过程,即将它创作成一个真实的故事。”^⑤通过写作来忏悔正好与亚里士多德的观点相契合:“诗对情绪起净化作用,有益于听众的心理健康,也就有益于社会,净化所产生的快感是无害的。”^⑥麦克尤恩似乎是在指定布莱奥妮作为他的代言人,向读者诠释艺术的社会功用,即“对于灵魂的净化作用”。“净化”的要义在于通过音乐或其它艺术,使某种过分强烈的情绪因宣泄而达到平静,因此恢复和保持住心理的健康^⑦。《赎罪》中的罪恶,有布莱奥妮之罪,马歇尔之罪,战争之罪,等等,以写实的手法向读者呈现,我们在对这些罪恶的审视中可以获得心灵的“净化”。麦克尤恩本人也承认,“《赎罪》是关于讲故事的审美维度的研究”^⑧,由此可以见出该作品重要的艺术功用。

最后,《赎罪》这部作品向我们展示,艺术不仅可以起到净化心灵的作用,还具有建构意义的功能。徐岱教授指出,“诗学(美学)并非是一种仅仅针对‘诗’(艺术)的言说,而是面向‘存在’之思,其根本意义从来都不在于艺术,而是借花献佛地取道于对艺术的谈论,来对蕴含其中的一种‘诗性的存在’作出一种开采,从而使其得以向我们显山露水,成为一种‘意义的景观’。”^⑨在《赎罪》这部小说中,布莱奥妮通过对小说写作过程的展示,揭示了一种诗性的存在,完成了小说意义的建构,而这种建构是依靠想象力和语言来完成的。弗兰克·克默德认为,“想象力,作为成就它的力量,是人类不可逃避的自由的功能。这种自由在其洞察事物特性的能力当中表达自身。通过想象,人可以在不同事物之间建立或发现种种关系,虚构出一个首尾一致、前后连贯的模式,从而赋予世界和生活以意义。”^⑩由此看出,想象力的

①宋艳芳,罗媛:《谁该赎罪?何以赎罪?——〈赎罪〉的伦理经纬》,《外国文学研究》,2012年第1期。

②③伊恩·麦克尤恩:《赎罪》,郭国良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年版,第201页,第201页。

④⑨徐岱:《诗学何为?——论现代审美理论的人文意义》,《文学评论》,1999年第4期。

⑤Elke D'hoker, "Confession and Atonement in Contemporary Fiction: J. M. Coetzee, John Banville and Ian McEwan", *Critique: Studies in Contemporary Fiction*, 2006, 48(1), p. 41.

⑥⑦Aristotle, Seth Benardete, Michael Davis, *Aristotle on Poetics*, St. Augustine's Press, 2002, p. 75.

⑧Peter Childs, *The Fiction of Ian McEwan*, Palgrave Macmillan, 2005, p. 5.

⑩Frank Kermode, *The Sense of an Ending*,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p. 144.

作用是巨大的。在《赎罪》中,布莱奥妮依靠想象力为我们建构了另一个艺术的世界,在那里,她让一切变得有意义。在小说的第三部分,布莱奥妮好像是赎罪成功了,她准备向罗比和姐姐陈述事实的真相。但是在小说的最后附录部分中,她残酷地揭露了事实的真相,即实际上罗比和塞西莉娅分别在二战和地铁站爆炸中丧生,从而在最终的意义上确认赎罪不成。尽管如此,布莱奥妮凭借想象力赋予她的小说以意义,从而为诗学建构提供了一条新的思路。在故事的最后,虽然塞西莉娅和罗比双双死亡,但布莱奥妮依然凭借她的想象写道:“谁会相信他们再也没见过面,永远没有两情缱绻呢?……有情人生生不息。只要我最后一稿的打印孤本留存于世,那么我那纯洁率性而有奇缘的姐妹和她的医生王子定会相亲相爱,直到地老天荒。”^①这就道出了诗之魅力所在:在现实中,生命只有一次,失去了将无法复得;而在虚构的世界中,依托语言,生命可以在艺术的宝库中得到永生。正如莎士比亚在其十四行诗中写道:“当你在不朽的诗里与时同长,只要有人类,或人有眼睛,这诗将长存,并赐给你生命。”^②诗借助语言展示了存在,使诗成为一种独特而永恒的艺术。在其中,人物“通过对语言的占有进入了存在。语言的奇特运用消除了生存和冥想世界的疆界,使诗成为一种既透明又刚性的物质,显现出人类智慧君临万物的奇诡力量。”^③这就是《赎罪》中所展现出来的“诗学何为”的题解之一。作家麦克尤恩本人也认为,“讲故事很重要,它让世界变得有意义。”^④可以看出,他力图通过写作来建构他的小说诗学,从而达到介入社会并改造社会的目的。

四、结 语

麦克尤恩曾经说过,“在我读了一本有关二战期间社会历史的著作《人民战争》后,我就决定将来写一部关于二战的著作。尽管我于二战结束三年后才出生,由于我出生于军人家庭,在我的整个童年,它对于我都好像历历在目。有的时候,我都难以相信我在 1940 年的夏天没有出生。”^⑤可见,二战对他的影响是深刻而长远的。不仅如此,“随着年龄的增长,麦克尤恩放弃了曾让他声名狼藉的对于乱伦、施虐—受虐和绑架等罪行的描述,开始探索 20 世纪欧洲历史中的邪恶力量。这就是他描写二战的动机。”^⑥而在《赎罪》这部作品中,他不仅描写了二战,更是以它为背景向我们讲述了一个关于人性邪恶导致的犯罪与救赎的故事。通过该故事,主人公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救赎。麦克尤恩凭借其高超的创作技巧,通过多视角叙事向我们展现了人物与情节塑造的新的技巧;通过元小说式自反叙述,让我们领略了现实与虚构之间独特的辩证关系;而借由布莱奥妮这个人物揭示了小说可以达到救赎人类、净化心灵以及建构意义这一道理,进而向我们诠释了艺术的多重功能。在这里,麦克尤恩试图通过展示小说创作过程来探讨小说叙事何为以及小说家的责任等问题,这就进一步丰富了小说的艺术内涵。在人类日益缺乏精神指引的当代,麦克尤恩正视、反思并以写作来救赎人类犯下的罪行,这无疑是一种滋养心灵的行为,正如埃尔克·德霍克所说,“布莱奥妮的赎罪是一种‘与自我达成妥协’或‘自我统一’。赎罪的尘世意义在于,它为文学忏悔中的问题提供了答案。”^⑦麦克尤恩借助小说中的人物体现了自己的高尚情操,这就是他撰写小说《赎罪》的意义之所在。

[责任编辑:曹振华]

①伊恩·麦克尤恩:《赎罪》,郭国良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 年版,第 426 页。

②William Shakespeare, *Shakespeare's Sonnets*. Katherine Duncan-Jones (ed.), Thomas Nelson and Sons Ltd, 1997, p. 147.

③毕光明:《虚构的力量》,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 年版,第 49 页。

④Peter Childs, *The Fiction of Ian McEwan*, Palgrave Macmillan, 2005, p. 111.

⑤⑥Pilar Hidalgo, "Memory and Storytelling in Ian McEwan's *Atonement*", *Critique: Studies in Contemporary Fiction*, 2005, 46(2), p. 83, p. 83.

⑦Elke D'hoker, "Confession and Atonement in Contemporary Fiction: J. M. Coetzee, John Banville, and Ian McEwan", *Critique: Studies in Contemporary Fiction*, 2006, 48(1), pp. 41-42.

The “response driven” model of urban renewal in China

—Based on the investigation of “three old” renovation in Guangzhou

Ye Lin Peng Xian'geng 76

The transformation from a rural to urban world is the key feature of China's transition in recent decades. The dual forces of urban renewal and urban development are leading China's urbanization in the new century. The three-old renovation policy in Guangzhou is the epitome of China's urban renewal efforts, symbolizing the triangle of policy transformation, governmental management, and market actions. Changed from cooperating with the market to enforcing restrict rules, government is transforming from a partner to a regulator in urban renewal, demonstrating a shift from a single-direction response driven to two-way response driven pattern that maintains the balance between the market and society. Such a transition promotes new-type urbanization and provides an approach for the modernization of state governance capacity.

On the construction of narrative poetics in *Atonement*

Fu Changling 106

Ian McEwan's novel *Atonement* reshapes the characters and story through multi-perspective narrative, which made Briony's narration appear with self-justification. With meta-novel self-reflexive narration, it let readers appreciate the unique dialect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reality and fiction. Furthermore, it reveals the functions of a novel, i. e. redemption of crime, purification of soul and construction of meanings etc. By this way, it explains the multiple functions of art to readers. This kind of construction of narrative poetics reflects McEwan's novel creation concept and his unique understanding and perception of the world.

The disintegration of the multi-ethnic political system in Han State

—The first attempt to build a unified multi-ethnic country by ethnic minorities in sixteen states period and its results

Li Lei 134

The disintegration of the multi-ethnic political system in the Han State was the result of the power struggle around the building of imperial power in the reign of Linjia (316–318), and the result of the collapse of social economy. Liu Cong set up the power structure that Liu Can had comprehensive power, the other sons took charge of the guard power, and the inner Court balanced the outer Court. The operation of this power was based on the private relationship between father and son, and so on. Liu Can, who succeeded to the throne, lacked the personal relationship to control the power structure. The result of relying on Jin's relatives was the insurgency of Jin Zhun. The military action, palace construction and natural disasters during the ten years of Ping Yang, put great pressure on the economy of the Han State. In the first year of Linjia (316), the plague of locusts in Hedong area destroyed the animal husbandry and agriculture, resulting in large-scale population loss, including Si Li people.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economic crisis, Liu Cong's distribution mode with imperial power as the core highlighted its moral deficiency, which further deepened the political crisis. The downfall of Ping Yang regime was caused by economic, social and political problems, not by ethnic politics.

Consideration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n and all things in the field of philosophy

Dai Zhaoguo Wang Yuxia 164

Man originates in the world. The operation and evolution of the universe leads to the existence of man. To judge man's position amongst the universe and all things is a problem that philosophical thinking has been attempting to solve. The propositions—Man is the measure of all things; All things are prepared for me; Man is the soul of the universe—have established man's position from different perspectives, which have somehow exaggerated the visibility of human existence. The infinite elevation of human position cannot reasonably accommodate the meaning and value of human existence. If man is deemed as Child of the Universe with the responsibility for guarding, accompanying and maintaining all things, then probabl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n and all things will be handled properly. The reasonable establishment of man's position in the universe will contribute to develop a new anthropological perspective.